



□张莹

中年逆反、闹离婚，热播剧《熟年》中的倪伟强被很多人共情了，刘奕君的低气压表演，成为这部生活剧的亮点。

倪伟强妻子春梅的夺命连环CALL让人窒息：“你一个堂堂大学教授，班你不去上，家你也不回，你多大年纪了，玩起摩托车了，这不是不务正业吗？”“如果是别的事情，我可以听你的，现在是什么时候，妈是什么状况？”倪伟强看似强硬，然而无力地反驳着，“你一天24小时，都充斥在我的生活里”“再忙一周也要回来两次，一个月一次家宴”“给我买了智能手表，我的血压血氧数据都传到你那里，这不是关心，是控制”“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没必要让你都知道吧”。

刘奕君凭借《熟年》被观众认可：他扮演的倪伟强在这部作品中展现了自己的魅力，那场张春梅与倪伟强在家里吵架的戏，他们根本不需要经过任何后期处理，只通过现场的原音，就能够感受到炸裂的气氛。

认识刘奕君这个演员是在《伪装者》中，这部剧捧红了靳东、王凯，掩盖了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王天风，他的扮演者是刘奕君。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人物你无法定义他是正是邪，他对学员的爱，对任务的使命感，有时又有

□胡婷

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家里有一张宫崎骏动画电影《天空之城》的光碟，它曾和凉气四溢的西瓜一起陪我度过了整个夏天。今年儿童节，这部吉卜力工作室和德间书店联合制作的蒸汽朋克风格电影在中国各大影院重映。

10年过去了，我前往电影院再次观看了这部电影。不得不感慨一句，宫崎骏导演的魅力，就在于他能同时为孩童与成人营造出两个不同的世界。在小时候的我看来，这是小男孩巴鲁遇到从天而降的美丽少女希达并和她一起保护土地和自然，打败贪婪的穆斯卡的故事，但现在，我看到了宫崎骏的深层表达，这有关自然与文明、纯真与贪婪、新生与毁灭。

一提起《天空之城》，脑海里还是它在我的童年留下的模样。最直接的是感官上的触动，当我哼唱久石让的配乐《伴随着你》的旋律时，心里总会泛起一股暖流，我太熟悉也太喜爱这悠扬舒缓的旋律了，里面流淌着我安恬轻松的童年，又好像裹藏了影片里漫天星辰、满地繁花和大朵的白云。我也不会忘记被云团包围，居于旋风中心的天空之城上面的景色，在那里，花朵和小草铺成彩色的地毯，巨大的古木支起绿色的穹顶，云雾缭绕在园丁机器人和小动物身边，硕大的树冠庇佑着古文明遗留下的圆弧面堡垒。这座神奇的城市拥有一份自在的美好，画面上呈现出的一片深深浅浅绵绵密密的油画质感，是对疲劳的视神经无比美妙的按摩。

小时候的我一直记得电影中的故事，宫崎骏导演说这是“一部



## 刘奕君：逆反大叔的坚韧

着扭曲的情感，他串起了明家三兄弟的爱恨情仇，王天风是三兄弟之外最多面性、有血有肉的人物。他虽然没有情感线，整个剧贯穿着学员对他的敬畏，但于曼丽的一场对手戏，他在剧本之外设定了拿走她的棒棒糖，舔了一下。在王天风这个人物通篇的使命感中，刘奕君设计的这个举动，让人物原本应有的情感得以自洽。

刘奕君年轻时不被看好，我看过他年轻时的剧照，虽然帅气但不够偶像，热爱表演的他，北漂跑了20年龙套，2012年孔笙拍《父母爱情》时，想起了这位曾经让他眼前一亮的演员，《父母爱情》给了刘奕君转机。随着岁月的冲刷，

刘奕君身上显露出亦正亦邪的气质，这让他的戏路更为宽泛：他在严肃的时候，眼睛与法令纹的深邃，有一种阴郁和狡诈，而在眼睛失焦、含着泪水时，又有一种脆弱。

刘奕君拍过一条广告，一句“真羡慕那些小熊啊”，让整个广告的故事感跃然荧屏。这是一个优秀演员得天独厚的地方。“对于演员来说，首先得让人相信你演的是一个人，是人，就有善恶、七情六欲，我始终追求的是角色背后的逻辑。”刘奕君没有辜负孔笙的器重，他在《父母爱情》中演活了心高气傲的欧阳懿。作为留学归来的学子，被流放在孤岛上，人生和理想跌入谷底，他的愤怒、反

抗、悲哀、绝望、屈服，在剧中纷至沓来。当他走出孤岛时，江德福喊他“老欧”，他认怂自己不再是英姿飒爽的少年；红颜知己安欣喊他“老欧”，他便不情愿地炸毛。一杯酒后，这样的愤恨化作悲伤，他喃喃道：“为什么喊我老欧。”

这些年，刘奕君演了很多让人记忆深刻的角色，剧作红了，他前面的演员也一个个红了，似乎观众记住了他这个绿叶，而走红的机会还没有轮到他。有人说他是三十年磨一剑，《熟年》来了，刘奕君演的倪伟强一下子触动了观众。倪伟强，一个事业有成的大学教授，善良能干的媳妇，把他们的生活打理得体的面面，但他慢慢地发现，媳妇做啥都是对的，他都

## 《天空之城》：用纯真对抗贪婪



少年英雄为了梦想而不断拼搏的冒险故事”，一直以来，我理解的《天空之城》也是如此。

传说古老帝国拉普达是一座飘浮在空中的机器岛，蕴藏着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和无穷无尽的财富，以穆斯卡为首的军方和以朵拉为首的海盗出于各自的目的，都在找寻这座天空之城。某一天，拉普达的后裔希达在飞行石的保护下从飞船上降落，刚好遇

到了矿工巴鲁，两人一见如故。因为希达佩戴的飞行石是寻找天空之城的关键，军方掳走了希达，后来巴鲁联合海盗救出了她，之后他们发现穆斯卡想要借助天空之城的科技统治世界。为了消灭穆斯卡的野心和贪欲，阻止他的计划实施，希达和巴鲁手握飞行石，一同念出了毁灭咒语，于是，整个天空之城的下半部迅速土崩瓦解，上半部分却朝着更高的天空

飞去。

现在的我，对整部电影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再去看希达和巴鲁登上的天空之城，我关注的不再是桃源般的景色，而是看到了一片高度文明又荒芜已久的秘境，上面有古树鲜花、飞鸟和鱼，动植物由一个园丁机器人照料，但是当我看到机器人慢悠悠走着，它的背影融入荒芜的大环境时，或者看到很多毁坏了的机器人组成一片坟墓，旁边摆着绯红色的小花时，我还是感到了这座城市笼罩着的一份荒无人烟、高处不胜寒的孤独。

这份孤独让我进一步思考，天空之城上曾震慑过我的心灵的自然之美或许与它的孤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因为拉普达上的人类离开了，大自然才得以舒展。人类和他们的贪欲离开了天空之城，城市的瓦格和窗棂、流通的金币等象征工业时代的物件被浸没在水下，才会有银莲花、风铃草随风摆动，杪榲和海芋肆意生长，小鸟和小鹿在园丁机器人的肩头嬉闹。

这次我看到的不只是自然，还有与自然相对应的文明。拉普达曾经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空中帝国，在希达和巴鲁第一次抵达的表层，我看到了圆弧面堡垒和高耸的立柱，这是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建筑物，意味着拉普达的政治中心，深入中层，里面储存着金银财宝，这是拉普达的经济中心，最里层囤积着高科技产品和武器，这是拉普达的军事中心。

拉普达的三层结构分别对应着三类人心中最渴望的事物，朵拉等海盗寻找天空之城无疑是想获得其中层的宝藏，这群贪婪

没法反驳，但他又的确不舒服，憋闷，导致二人连吵架也吵不起来。一方以彼此都好的名头越界了，另一方却没法抗争，一方占领太多了，另一方终于反抗了，说不玩了。

其实，刘奕君扮演的倪伟强有更令人细思极恐的人物特征。他是成功的中年男性，看上去活在蜜罐里，优渥的经济条件，受人尊敬的工作，贤惠豁达的妻子，学业争气的儿子，他这样的人，外人想当然地觉得他似乎处在诱惑中，只要有一丝一毫的征兆，就陷入被举报、被怀疑中。他的世界终于在某个瞬间错乱了，妻子的“完美”让他的情绪像掉在海绵上，瞬间被吸得无影无踪，他找不到这个情绪掉下去的反弹，这是一种无奈的消耗，他唯一能卸下的只有婚姻。然而，没有人理解他。

中年人的保温杯里，泡的是枸杞，它能解决的是阴阳平衡，让身体达到一个熨帖的状态。刘奕君扮演的倪伟强是倪家三个孩子中最强的，这个最强的竟然是最不能自洽的那一个，身边的人不知道他的失衡到底在哪里，他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怨气出自哪里，如果说来自妻子无微不至的关心，那么摆脱这种关心之后，只不过换了一种烦恼的方式。刘奕君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没有一味地表现中年男人的焦虑厌倦，这样的人物是单薄的。他像个不负责任的人渣，但在观众的共情中，又对他充满同情。

刘奕君坚韧地一部戏一部戏地演，终于成为叔圈实力派演员。

的人想要更多的金钱来得到物质的享乐。可怕的是穆斯卡，他想要拉普达最里层的科技和军事力量，获得强大的权力，以此凌驾于众生之上。第三类人是希达和巴鲁，他们站在拉普达的最上层，享受着自然的美景，还没有完全接触社会的他们是善良纯真的，他们来到了天空之城并不渴望带走什么，而巴鲁最初也只是简简单单地梦想着能证实父亲的话。

宫崎骏导演对贪欲的讽刺看似隐而不彰，实际上力透纸背，或许在导演看来，真正可怕的是对权力的崇拜，对物质的贪婪居于其次，于是他吧海盗妈妈朵拉刻画得强大干练，又拥有柔软的内心，却把穆斯卡刻画成大奸大恶的伪君子。

也可以说，宫崎骏导演在影片里蕴藏着鲜明的反对战争的观念，在战争面前永远没有胜利者，当人们利欲熏心、相互算计，狂热地追求权力，代价就是迈向共同的死亡与毁灭，这就是最可怕的事。宫崎骏导演把拯救者设定为两个孩子，他们可以对抗高科技所带来的难以遏制的欲望，一起紧握飞行石，念出那一句毁灭咒语“巴鲁斯”，为天空之城的故事画下句号。当拉普达被咒语毁灭，军事中心和经济中心被炸成瓦砾，顶层和巨树却安然无恙，这个结局是宫崎骏导演的残忍之处亦是温柔之处：助长贪欲的部分人类文明被彻底根除，但其美好的精神内核是坚韧不摧的。

宫崎骏电影所描绘的美好，就像是“天空里的一片云”，曾投影在我年幼的“波心”，小时候看不懂隐喻，却一次次被故事打动，如今再看，我感受到了从前的印象与现在的思考在“交会时互放的光亮”。